

忆简

刘烨园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忆 简

刘粹园 著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海幢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4.75 印张 插页 2 104 千字

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2,720 册

ISBN 7-219-01392-2/I·402 定价: 1.80 元

目 录

远 风	(1)
乐 情	(8)
河池一家人	(15)
篱下春	(21)
给妈妈送饭去	(28)
爆米花的老人	(35)
忆 简	(41)
夏 圃	(47)
小路长长	(50)
竹鹅溪畔	(54)
太阳下的故乡	(62)
山妹子	(68)
街	(75)
在我插过队的地方	(85)
清风月影范公亭	(93)
天 火	(99)

青鸟在岁月里飞·····	(104)
榆钱儿·····	(107)
列车驶过深夜·····	(111)
祥云飘来·····	(117)
听 雨·····	(123)
梨乡点点秋·····	(129)
立秋随笔·····	(133)
自己的夜晚·····	(139)
后 记·····	(146)

远 风

这是怎样的一个江南之夜呵——最后一阵雨柱悄悄止息了。光洁的明月从沼泽般的乌云重围中解脱出来，越来越高远；那条银色的土路正从我的窗下伸向朦胧的远方，仿佛是要去缥缈的夜的尽头探索奥秘。扎根在旷野上的那株孤傲的苦楝子树在干什么？沉思呢，还是在听幽深的山茶林里蝈蝈的歌唱和水塘边蛙的开怀鼓鸣？……我宛若置身在俄罗斯故事中的那些亲切、深沉的原野风光里了，只有当潮湿而清鲜的草味阵阵漫来，我才意识到眼前的一切都是真实的，就象我在这宁静的山村里给你写这封信一样。

有过这样的感觉吗——希望的星辰升起来了，闪着蓝色的力的光芒，它是耀眼的，也是实实在在的，你确信它将永恒地陪伴着你，于是，整个身心都沉浸在铁铸般的坚定和充实中，激情的热流岩浆般地奔涌起来，你渴望着行动，也渴望着奉献，纯洁，勇敢，那是一种可以奠定什么的瞬间。感谢故乡的土地和生活，这几天，它们是那样真诚、慷慨地把这一切给予了我。

你在遥远的地方做过多少关于故乡的梦呵！可是，它再也不是原来的模样了。我们曾经躺在上面，眨着眼睛凝望星空，幻想未来的那些草坪、树林早已没有了，铺展在眼前的是一块块稻田；那不知从哪儿流来的、清澈得美丽的小鱼历历

可数的竹鹅溪，变成了造纸厂的废水河，岸边的小草象营养不良的婴儿，无力地望着泛起泡沫的深褐色浊流，痛苦地低着头。我们捉过迷藏的水磨房呢？几个七八岁的孩子曾在残垣里捉蚱蜢。我的耳边是噪人的知了声，从摇篮的梦里就存在的有韵律的水音和碾米声，只能在往事的冥想中游荡了。记忆中母校高高的围墙、宽阔的操场、整齐的桌椅都毫无例外地变小了，小得令人发笑……一切都变了样，都不会回来了，就象我们的童年再也不会回来一样。自然界的变异多么象我们这代人，它们也在毁灭中变更。于是，悲凉时时掠过我年轻的心头，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象影子一样跟随着我，直到那个闷热的深更来临……

好郁闷的夜哟。低低的天空象一块特大的灰石板，那使人想起生命和希望的星星在哪里呢？我实在睡不着，便徜徉在竹鹅溪畔。起风了，恶魔般的乌云格斗起来；从公路那边卷来一片尘沙，小树身不由己地拼命挣扎。突然，象是白剑般的闪电所留下的，我看见溪边那块跃身探首的石头上伫立着一个身影，身材修长，象是一尊不屈的雕像，又象是那些脆弱的小树。他在干什么呢？我猛地想起插队的日子里那些苦闷的往事，心里预感到什么，又惊又急地奔上前去。他严峻的神色和稚秀的面容是多么不相称，该不会是……许多年前，一位朋友的不幸隐隐地提醒着我。

“要下雨了。”我试探着问。

“要下雨了。”他肯定、平稳的语音很轻。我为有一个和我一样在这样的夜里独自漫步的人而心境好起来。沉默了片刻，我们重新攀谈起来，狂风成了助兴的乐曲。

“我还以为你要……”

“为什么要那样呢？我们是人呢。人是有力量的。倒下

也要带着箭伤。没有归宿。”他解开衣扣，我们聊起杰克·伦敦的那篇《热爱生命》。这也是列宁最喜欢的作品之一，它歌颂了人的生命的力和求生的坚强意志——一个人挣扎在荒郊野外，受了伤，挨着饿，陷入极端的困境，生命垂危。然而，他依旧白天黑夜地赶路。一次次地重重摔倒，等到垂危的生命之火又微微燃烧时，他便又拼命前进。渐渐地，他只能一点点地爬行了。几天几夜以后，有一只狼跟踪着他。在他昏迷时，狼悄悄咬住了他的手。他醒了。用那只被狼咬破的手抓住狼的牙床，另一只手慢慢摸过来掐住狼。但是，他的手的力量已经不能把狼扼死。忽然，他把脸抵紧狼的咽喉，张口咬去。他的嘴里满是狼毛。半小时后，他感到一小股暖和的液体缓缓流进他的喉咙，就象硬灌到胃里的铅液。这东西太难吃了。他是纯粹凭着要活下去的坚强意志咽下去的。后来，他爬到一艘捕鲸船上得救了。

我们好象在谈我们。我们是怎样的一代人，人们下的定义够多的了。然而，除了我们自己，谁又能真正了解我们？我们有这样、那样的缺陷，但青春易逝，热情难消，我们没有枯萎。有不满，有追求，有主见，有行动，铁锤重下的火花迸射得最灿烂！尽管我们先天受挫、后天多难，但我们将完成，也一定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是确定无疑的。思考如同金色的犁尖一样深刻地划开杂草丛生的心田。无情的雨鞭抽下来了，告别的时候，他把一个真正的青年形象留在了我的记忆里，也把一种巨大的、说不上来的什么东西注入了我的心灵。

那到底是些什么呢？

几天以后的星期六中午。熙熙攘攘的长街，天空连块淡淡的云翳也没有。透明的热光晃动着我的双眼。柏油路在太

阳下沁出黑汁，软软的象富有弹性的胸脯。我在电影院门口人海里遇到了他。一身破旧的工作服勾勒着地图一样的白色汗渍，裹着他消瘦、微驼的身材。明星影院放映的《叶塞尼亚》快要散场了，不时有一两个衣冠楚楚的早走的人匆匆跑出来。他左手托着一叠报纸，右手将几张报纸卷成筒，摇着，大声喊：“卖广播电视节目报啰……！”

他的运气还算好。随着散场的人潮流进各条街道，报纸卖完了。他站在果皮箱旁边，兴奋地擦着汗，掏出一把钱数了数，仿佛不屑一顾那些卖冰棍、汽水的小摊，舐了舐干裂的嘴唇，大步走进书店。

“请拿那本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》。”

“只剩下一本很脏的了。”柜台里有人回答。

“脏的也行。”

他一把从对方手里抽过去那本书，翻了几页，头也不抬地把一摞硬币排在柜台上，边读书边走了出去，走入了一户简陋的住家。

柜台上一行陈旧的硬币，象个大大的惊叹号，触动着有心人的心……

还记得岩妹吧，那个爱哭的，老坐教室第一排的小个子姑娘，那个考试成绩总不及格，我们不愿领着她去玩，就噘着嘴执着地跟在我们后面的“笨小鸭”。她刚刚从师专毕业，象燕子一样飞回了母校。她已经是母亲了。象她这样的人，有多少还与“青年”这个包含着激情、热血、向上、创造的珍贵称呼有缘的呢？可是她，在那女性的温柔、秀美背后，在那细细的额纹里面，蕴藏着的是怎样的一颗赤子之心，怎样的一个热情的海呵！我不是在公园，也不是在电影院遇见她的，而是在母校的那间曾回响着我们愉快歌声和天

真笑语的教室里。一个凉意如水的凌晨，黎明的微光刚刚拉开披在大地的墨色，启明星正在搜索着第一个迎接早晨的人。从那间空荡荡的教室里，传来了亲切，但是有些喑哑的讲课声，柔韵悦耳。我走近前去，只见岩妹正大方、庄重、认真地对准桌椅，一遍遍练习着上课的程序：从门口走到讲台上，怀着一种圣洁的情绪扫视每一张桌椅，仿佛即将出征去做什么伟业的战士。那欣喜的眼神象是真的看到一张张热切、期待的童颜。她拿起书本，高声朗读了，汗珠从她变方了的脸上流下来，没有谁会看得见这辛勤的结晶，听见这感人的声音。能量得出这里面的分量，那复杂而细微的情愫吗？面对故乡的天空，面对母校的黎明，此刻，她想了些什么？是我们那段说不清的童年，还是未来那些可能征服月亮、火星的孩子们？她会留给他们些什么呢？

“同学们好！请打开书……”她的声音又响起来了。在哪儿，我们曾听见过这熟悉的声音呢？记得孩提时代那一张张不同年龄、不同性格的长者的容颜吧，他们是多么忠诚地帮助过我们。他们现在在哪里呢？还记得那些为我们操劳，又因为我们遭殃的老师吗？怎样才能补回我们那无知野蛮的举动所引起的内疚呢？岩妹的声音把一股庄严的暖流，深深的敬意赠给了我。生活是这样神奇，天地多么广阔，仿佛万物都被她唤醒了。头上是任我们翱翔的自由天空，真理的太阳迎着我们冉冉上升。知识、信心、爱的种子正在被蹂躏的土地发芽，开花，我们尽心尽力了。在耕耘的田野上，收获的季节也许不会很远了。

朝阳的光针叩着简朴的校园，常青藤倔强地从长满青苔的石墙外探过来，我们沿着绿草如茵的操场散步。鸟雀的叫声吵架般地喳喳不休。岩妹拾起一块石子朝着那棵庇护它们

的大树扔去，鸟雀遗下暂时的安宁惊飞了。岩妹开玩笑说，她最讨厌此辈了，它们只叫不干。有些人正象它们，面对现实牢骚满腹，却又不肯脚踏实地地去改变什么。这也是一种不正之风。空谈是会误国的。如果每一个青年都根据自己的条件，选择一项事业埋头苦干，未来的事情还有什么做不好的呢？如果要选择什么为我们这一代的标志，我将投思考与行动的一票。

一阵清凉的晨风吹来了，仿佛随意捧着她的话语向墙外撒去。昨日的恶梦已不复存在，留在面前的是崭新的岁月，有什么理由再左顾右盼。要问那神秘的命运吗？它就在我们的脚下。从岩妹那结实的身躯和成熟的谈话里，我看到了与风雨中一面之识的青年一脉相流的隐隐的什么……

究竟是什么呢？是生命吗？那生命又是什么呢？你看，月儿把巨石般的黑云抛到身后，坚定地，头也不回地微笑着向前去了；初栽的禾苗暂时发黄了，几天后，竟又是一片碧绿；风雨扑向山坡，草茎依然挺举着一朵偌大的堇色的花儿；竹鹅溪虽然负着废水，谁又能阻止它汨汨不息地流向远方——生命原来竟是这样！她跳动着力的脉搏，能使万物复苏、生长、更新的力，受磨难而自强不息的力。希望不就在这一点吗？

故乡不再是悲凉的了。我在摧毁和变异中看到了自然的底蕴，也看到与它酷似的我们这一代——生命的力何止仅仅存在于大自然中呢？不也存在于万物之灵的人身上，更存在于人类的骄子——青年身上么？记得，我们曾长久地伫立在达·芬奇的《蒙娜丽莎》和米开朗基罗的《大卫》面前，也曾静静地沉浸在贝多芬的“命运交响乐”中。我们的心被震动了，激荡得想呐喊、想奔跑。那鼓舞我们的不正是从蒙娜丽

莎安详、自信的眼神里，从大卫结实、饱满的筋骨中，从铿锵有力的音符内透出来的奋斗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么？它是巨大的，不可抗拒的，世界正是由它汇聚的！

再说些什么呢？不是只有这种力才能组成生活的激流吗？

一切都在变化，也都在发展。这块土地，一代一代人，应该比过去更好，你说是吗？

这是怎样的一个江南之夜呵——深邃、明朗、勇敢，希望的星辰在闪耀。

.....



乐 情

说不清为什么，只觉得它离精神中最美好、最珍贵、最秘密、最缥缈、最深刻的什么很近，很近，仿佛永远都在一起。

常常地，在探进夕阳光针的铺满落叶的山林小径，或者独立窗前，看淅沥的夜雨滴湿无人的长街……不知从哪儿就会飘来情深意长的乐曲。我的心便被轻轻托起了，来到一些陌生或熟悉的地方，沉浸在经历或未曾经历的奇妙的感情氛围中。记得，《江河水》悠长缓慢带着哭声的旋律，曾使我看到凋败的乡村：清冽、凄柔的小河，秋风扯下破屋顶上的灰色朽草，水车在疲惫地旋转，衣衫破旧的赤足少女伏在苦楝子树身上抽泣，眼泪抖进脚下枯萎的野花里……我也曾随着《桔颂》如诉如怨、跌宕清越的箏音，来到汨罗江畔。高远蓝澈的月夜，竹林翳翠，山影朦胧，隔着宽阔的闪亮的江面，我遥望盘髻青衫，握剑长歌的屈原，心中涌起深沉的历史悲壮感；《蓝色的多瑙河》圆润、轻快的乐曲，把异国情调的油画展现了——蓝天。白云。暖融融的阳光。地平线上是枝柯遒劲而蓊郁的森林。靛蓝的河水斜斜地流过，岸边绿茵茵的草坪上，精灵般奔跑着红裙少女。当肖邦的那支具有波兰民间风味的《玛祖卡》舞曲深沉地从夜丁香扑朔的花影里飘来时，我的神思会随之摇落到华沙近郊的肖邦故居——星

空、月色、小径、千姿百态的花卉，簇掩着一幢灰墙青瓦、白窗棂、尖屋顶的欧洲建筑，遵照这位侨居并逝世在巴黎的波兰爱国者的遗嘱，他的心脏被带回祖国，埋葬在这里了。《知音》真挚的倾诉，使我无限感慨人生的知音难觅，深深地敬重柔肠侠胆的民间歌女；那《乡恋》的一往情深，曾使我想起我的青春，我的故乡，我的泪迹，心田颤动不已……

我的故乡柳州，是刘三姐传歌的地方。歌仙的遗风渗透大街小巷。温馨之夜，鱼峰山下，时而粗犷，时而委婉的对歌声深更难息；柳江沿岸，三五成群的小乐队，奏得竹林和相思树都能婆娑起舞。在门口纳凉或长街漫步，高楼平屋里，常常传来曲曲轻歌，看得见舞影幢幢……难怪艺术家赵丹晚年时曾在那里长时间居住并挥毫作画，手书“天下都乐”以赠东道主。听说他骨灰的一部分，就洒在那儿。50年代末，我在幼儿园，竟被阿姨选中，排演歌剧《刘三姐》，还登过剧场的“大雅之堂”。故作大人姿态的动作，肥大的古装衣服，模仿大人唱腔的童音，常常使剧场爆发一阵阵开怀大笑。后来呢，唱过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……”，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……”，到了十年动乱，也唱“语录歌”，跳“忠字舞”，表演欢呼“最新指示”之类的节目……

然而，“天高皇帝远”。即使在文化专制最厉害的时候，故乡也从来没有中断自由、热情的音乐声。记得有一年除夕，天很冷，行人寥落的长街上弥漫着鞭炮的火药味，到处是“噼啪”的爆炸声和菜下油锅的“滋滋”声。我这个远方归来的流浪少年，踽踽在街头，很想去一位中学时代的女友那儿寻找慰藉。她一家人全是音乐爱好者。她长得很美，具有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特有的文静而端庄的神情，一对美丽、忠诚、单纯的大眼睛，会使每一个微微伤害过她的人都

内疚得心碎！我来到她住的那幢四层楼下忐忑不安了，有落入困境的窘迫，有男女界限的封建意识，也有几年不见怕被拒之门外的犹豫。贴着墙，慢慢地挪到三楼，那紧闭的房门却板着冷冷的面孔，使我前进的勇气消失殆尽。踌躇良久，我只好顺着黑黑的楼梯走下来，靠着冰冷的水泥电线杆凝视她家明亮的窗口。夜深了，吃饱饭的孩子三三两两地出来放鞭炮，到处是一闪闪，一簇簇的火光和剧烈的响声。我的脚冻得透凉，正想离开，那垂着白帘的窗户里响起一缕清丽悠远的小提琴前奏曲。接着，仿佛魔棍一挑，一支合奏曲便瀑布似地倾泻下来，压住了此起彼伏的鞭炮声，似乎在向这个寒冷的世界宣告：快乐的热情的生命是不可战胜的！奏完，手风琴伴着女高音唱起《三套车》、《我爱这蓝色的海洋》、《草原之夜》……鲜花和春天顷刻聚满我的心田！忘记了困窘的处境，飘泊的愁绪，自尊与胆怯。象被丘比特的神矢射中，我朝着那指引我的精神向天国升华的三楼走去，走进溢满歌曲的小屋，走近我终生难忘的女友身旁。大约是艺术王国的真正公民都有着伟大的同情心吧，她没有冷漠我，我们谈了很久很久，从此成了最要好的朋友。在往后的十几年里，她给了我人世间最诚挚、最无私的帮助和柔情，支撑我在艰难中顽强地奋斗着。哦，她的歌声，她的深情，不论过去还是将来，都将永远不会离我而去了。

我到广西和贵州交界的深山里插队了。背着“黑崽子”的重负，尝着贫穷的涩果，连同一种孤寂、茫然，我消沉了。然而，学生气很重的我同大多数知青一样，还是常常从音乐里寻找寄托和安慰。反映知青生活的手抄诗文、歌曲应运而生。那时候，几乎每个知青都有一个用练习簿做成的手抄歌本。第一页不外乎是一些音乐家或什么伟人的名言，以及

报刊上剪下的或手涂的拙劣的装饰画。劳动归来或农闲之日，暮色冥冥或细雨声中，田塍上或土屋里，知青们三五成堆或横七竖八一躺，忧郁的歌声和低沉的吉它便响了起来。什么《走在黄昏的路上》、《三别故乡》、《雪飘飘》之类，一首接一首。只要谁带头哼起，或者怀抱吉它一拨，大伙便情不自禁地同声相随……哦，知青生活，知青歌曲，已逝的岁月，你虽然深沉，忧郁，也不失消极，但每次回想起来，都有着无限的深情，因为那是每个人只有一次的青春呵！

公社的小镇座落在江边，落后而清冷。一色的黑黑的小木楼，街面也一律是光滑的青石板，窄得勉强能挤过一辆汽车。店铺简陋古老，门口晒着芝麻、稻谷、糠渣，木墙、门面被风雨剥蚀得漆皮残卷，遗留着欢迎“检查”、“指导”，欢呼“最新”、“最高”指示的标语。梅雨时节，阴沉沉，雨蒙蒙，天老是淅淅沥沥地哭着，整日不开颜。这时，常常是要召开知青会的。

那天夜里，半圆月穿行在雨后的云絮里，江水和岸边的竹影婆娑迷离。“梆梆”的捶衣声早已消停。明天就要各自回生产队了，临江的石头上，吉它叮咚，口琴清婉，知青们对着粼粼江水，尽情倾诉内心的愁绪。歌声曲音，勾勒出一群发配荒山野岭的单弱身影。我们，令人心碎欲哭的深山僻野的“老插”呵！

湿露沾衣了，好冷。我悄悄离开同伴，沿着长长的小巷走去。

一丝颤动的清越旋律，象落进小巷的溶溶月光，象月光下清澈的河水，象飘动的朦胧的白色晨雾，象春夜里热烈向往的梦，轻轻地、清晰地从远处游来，带着深长的思绪，切切的挚情，勇敢的探问，交织着痛苦的跋涉声和冷峻的沉思……

是谁，在何处弹奏？我寻声来到另一处江岸。

层层叠叠的石阶不规则地排列，蜿蜒到江里。月光照清了石面上的纹理和缝隙的小草，斜印着一个瘦长的拉着小提琴的身影。

曲终。执弓的手垂下来。万籁俱寂。

我认出来了，是老广。一个“老三届”的知青。

“什么曲子？”许是由于太静，我感到自己的声音有些变调。

“无题，我自己编的。给我的灵魂和未来的世界。”

那年头，遭际相同很容易使人推心置腹，何况还有这月夜、音乐。我们坐在冰凉的石级上交谈起来。他说：“是文学和音乐救了我。使我从消沉、绝望的生活中发现了美，唤回了已逝的热情，还记得普希金那首著名的诗吗——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心急！忧郁的日子须要镇静。相信吧，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……听过贝多芬的《命运》吗？他与黑暗、贫穷、感情的不幸拼搏了一生……”

我无以对答。他的话对我委实震动不小。下乡以后，除了为个人的不幸忧虑以外，我不大去想其他问题。注视着静静的夜空和群山，我想起他那充满柴味的土屋：锅碗什物堆在墙角，杂乱无章；门旁的灶上，熏黑的一溜土墙，就象一条黑色的小路。床头，不象我们这些知青，钉着杨子荣和少剑波握手，或李铁梅咬辫梢的宣传画，而是挂着一个陈旧的镜框，那里，贝多芬头发蓬乱，忍受痛苦的冷峻的眼睛，正透过漫长的岁月，注视着异国的风云和这一代人的命运，注视着老广在油灯下读书和思考的身影！我忽然感到，自己并没有理解他那支深邃的曲子，它好象还包含着更加宽阔的胸怀和精深的思想……

接着，他拉起了舒曼的《梦幻曲》、肖邦的《落叶》、马斯涅的《沉思》，一缕缕的旋律使我忘却了现实，忘却了自我，心灵飘忽在亘古永存的精神世界里……

我们起身回去了，沿着无人的小径。沾满夜露的草叶散发着清新的气息，镇上的公鸡一声接一声地叫了。我觉得自己长大了。

几年以后，我终于在大学的一间梯形教室里，听到了贝多芬的《命运》交响乐。

——冬冬冬冬！……神秘的命运叩门声响起来了！教室里充满了力的旋律，严厉而急促，由近到远，时弱时强。这是一条用音乐描绘的人生之路。一个身影在跋涉、搏斗、相持……光怪陆离的黑夜，雨后的石巷，积云野马般地在狭长的上苍翻滚。森严斑驳的门楼。陈旧的飞檐象奴隶举着锁链的双臂。残月偶尔露出云层，照出高墙挂下的雨痕，水珠莹莹的衰草长发般垂贴下来。苔衣如绒的墙根，摇曳着蓝色、红色的蝴蝶般的石竹花。青石板铺砌的路面，年代久远，磨得光滑无棱，石缝间嵌着碎玻璃似的粼粼积水。一个人影反抗着，跌倒、挣扎、站起来！衣衫褴褛，满眼污迹血印。雄狮一样怒竖的头发，铅一般，鹰隼似的不屈的眼睛，瘦削的尖颌，紧咬的牙关……一切似乎阒无声息，又似乎听得见惊心动魄的急喘、呼喊，连同闪电、雷鸣。相持。激烈。缓慢。泛白的新曙……

我很惊讶，那人影怎么会象老广。画面多象我插队的小镇？其时，我的这位知青朋友正因投身于“四五”运动而在铁窗里盼望着自由。我陷入了深深的思念的痛苦中，虽然自己也在被“追查”、“围攻”，整天不看也得看那些不怀好意或有意疏远的眼睛……